

有“颜”

我曾经最不爱去的地方莫过于小菜场。一提到小菜场,脑中浮现出的就是潮湿的地面,地上湿漉漉腐烂的菜叶瓜皮,闷热充斥着腥臭味的空气,如果是夏天,还有汗馊味;摊位前拥挤,过道中接踵,讨价声、吵架声此起彼伏;一句话,让人望而怯步。

然而，改变大约发生在四年前。我家小区对面的菜场大改造，几个月后，崭新的宜林集市诞生了。外墙是木材的本色，配上洁净的落地大窗。一进门，圆形的水果架印入眼帘，各色水果摆放得井然有序。两边依次是卖牛奶的、做点心的、卖熟食、米面的等。往里走，便是中心——菜摊、肉摊、鱼摊。没有腥臭味，没有水渍满地，没有缺斤少两的争执——因为都安装了电子秤。炎夏季节，空调送来习习凉风，再燥热的心也能平静。环境好了，人也跟着文明起来，卖方和气生财，买方满意而归。

不仅菜场,周边的河道、闲置地、街心花园、路边旧场所都被重新清洁、整修和设计,老旧的“田林”焕发出可喜的新颜。

我们的徐汇越来越美

□ 李之音

有“情”

某日,家里洗脸池的下水道溢出水来,请了楼下一户正好在装修的师傅看,师傅说是下面堵住了。两种方案,大动作自然是敲掉地砖,重新装修;小动作是跟楼下商量,请他们掀开天花板。但都让我们犯难。师傅最后说:“你们找过物业吗?”

物业,想过找但又不想找。一者觉得物业怕是也解决不了,掀地皮的事,是物业能做的吗?二者以前也有些不太愉快的经历。但溢水的问题总不能拖下去吧,最后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物业,权且一试。

一会儿，一位三十上下的年轻师傅到家。他看了看，用工具顺着水管捅下去，再用气泵大力吸，哇哦，成功了。母亲问了收费，给了他 30 元。突然，小师傅看看母亲，说：“阿婆，您是不是那个一直喂猫的？”母亲说：“是的。”小师傅说：“那不能收 30，就 20 吧，您那么有爱心，很不容易的。”母亲说：“可以吗？那怎么行？”小师傅摆摆手：“没关系的，就当也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不是一句话叫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嘛，哈哈，我也有爱心的。”他笑着走出家门。

我和母亲很是开心和感动。

有“民”

六年前，我有幸成为一名徐汇区政协委员。

那一年,我递交了第一份提案,关于

我与徐汇这十年

所住高层楼道安装感应节能灯的。当时，我根本不抱任何能够解决问题的希望。

几个月后,我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,大意是因硬件、技术等制约,暂时无法安装,但他们会去解决,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就来安装。说实在的,我颇有点惊讶——居然有回复;不过对于回复的内容,我一点都不惊讶——就是走形式呗。

哪想到，一年后，小区八幢高层的过道都陆续安装了节能感应灯。我惭愧之余更多的是由衷点赞，为我们的相关部门、我们的政府恪守承诺、为民办事点赞。

第二年,我提交了第二份提案,关于小闸镇某一空地共享单车乱停放的内容。很快,接到相关部门即刻整治的回复,果然,第二天共享单车就没有了,而且,一直保持到现在。和第一次相联系,不正说明我们职能部门办事的效率之高吗?只要能做到,马上就行动;暂时做不到,也绝不是推诿;体现了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力,心中有民、有百姓;同时,我更加感受到自己作为政协委员所承担的重任,积极建言献策,尽心履职,递交的提案和社情民意逐年递增,还荣幸地被评为徐汇区优秀政协委员。

徐汇,是上海西南角的一颗明珠,她离不开每一个徐汇人的辛勤妆点。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,我们的徐汇在徐汇人的共同努力下,一定会变得更加璀璨、温馨和美丽。

(作者系上海市第四中学副校长)

自小离家已经三十多年了，每每想起家乡的那方天地，一直让我眷恋。

老家大井的沿口是整块大青石剔凿出来一个石头圈圈套在井沿上，井壁由一摞青砖由下到上码砌而成。随着岁月的变迁，井口的青石被吊桶的绳索钩刻出一道道分布均匀深深的勒痕，还是那么圆润光滑，给这口井平添几份时光的印记，井壁被一层斑斑点点的苔藓粘连，显得深幽，昭示着这口井的古老与沧桑，展现老一辈人的生活轨迹和他们生活方式，饮水思源，一口老井关系到一个村庄的繁衍生息，每一户都离不开它，更是牵挂在外飘荡游子们的乡愁。

当你俯身贴在井口,静静地聆听,伴着叮咚滴水声,依稀听见当年孩童们围着井台四周打闹与嬉笑回音,早晚老人们牵着牛羊来饮水一起拉起的闲话,婶子们淘米洗菜聊的家长里短……一一从井底传出,在我耳边回荡;它见证着岁月的轮回,也记录着我们的成长。

它冬暖夏凉,宛如一只大空调,炎炎夏日一瓢清凉的井水下肚,甘甜的沁人脾胃,冲散满腔的炽热;大雪飘零的寒冬,远远看去一股白雾顺阶而上,笼罩在井台周围,久久散之不去,刚打上来的井水水温和气温成反比。它又象一面镜子,不管是孩童和美貌的少女,来到井旁,都喜欢把头伸长长的,照一照熟悉不过的脸庞,在蓝天白云的衬映下是那么的美丽。

我们村的井水有着丝丝的甜味，煮稀饭好吃，糯糯的有点黏稠，配上自产五谷杂粮煮出来的粥，何尝不算一种美味。用水不方便的时代，井水成了大伙心里唯一的水源，传说条件落后的年代，往往邻村之间为了一方土井闹得不可开交，出了人命，而我们村的老人们总是教育晚辈们以礼待人，所以即使干旱年代十里八村过来挑水、拉水的，长辈们都笑脸相迎，这是一段佳话，流传至今。

记得有一年腊月，村东头许姑爷家大表哥挑水的时候，帮邻村支书家的二妮子打捞掉下井底的水桶，两个人拉上话互相有了好感，后面经人牵个线，算是在井台找了老婆，被十里八村传为佳话，添个儿子取名叫“井升”，听说大表嫂家现在孙子都上高中准备考大学了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，一口老井的建设和维护是需要舍得花力气、下功夫的，井底的淤泥每隔一年就要清理一次，在生产队的时候，都是安排精兵强将，这个活也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干的，要小巧精干有耐力才行，工分还高。这时井台上也热闹起来了，东家的媳妇年前沉下去大半新茶杯、西家的娃娃银手圈、还有南头大爷家春上掉一只水钩……这个时候都来了。各家在寻找遗失的物件，找到的满脸欢笑，没找到的眼神流露出期盼。多年以后自来水代替了井水，当断水现象发生的时候，人们第一时间又想到了年迈的它，它同样毫不吝啬地奉献自己，丝毫不要回报。看着老井，无比的亲切。它是全村每个人心灵的家园。

一口老井，固守着一方水土；其实它早已完成使命，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每次回家路过已拆迁十几年的村头，总是忍不住向老井那个方向看上一眼，无言的乡情沉淀在其中。

倪修龙

一口老井

桂花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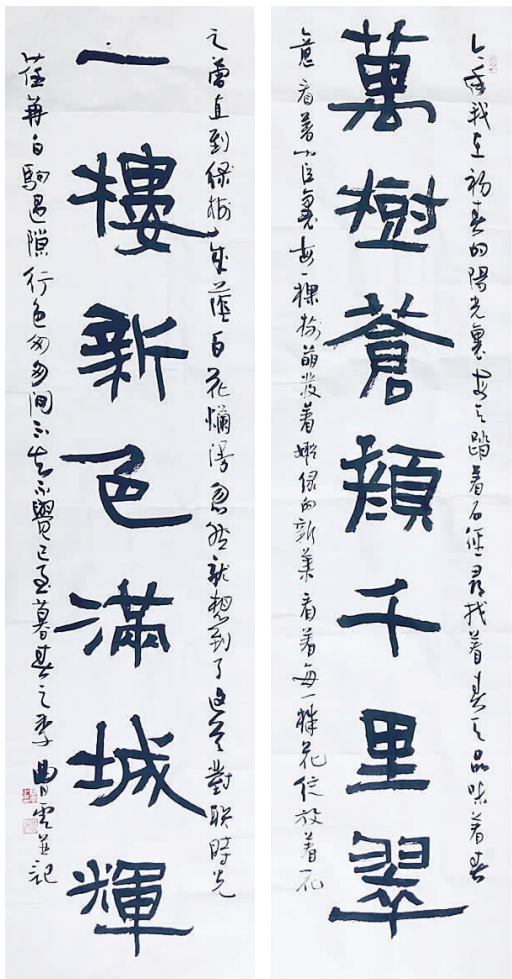
刊头书法 殷佩红



曹云

上海市书法家协会
会员、上海吴昌硕艺术
研究会会员、徐汇区书
画协会常务理事。

书画艺坛



书法 《万树苍颜千里翠 一楼新色满城辉》

书法 《险夷不变应尝胆 道义争担敢息肩》

